



读者丛书

DUZHE CONGSHU

浸润在这许多美丽、精致、温暖而意味深长的文字里，就有了一种脱离凡尘的清高和无畏，

生命的歌哭与情感的起落竟在不经意间化为一种品评人生的幸福与激动，

更有了如这些文字所传达的那种淡定与自适，便有了望云卷云舒，看花开花落的超然与从容……



隽永小品

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

juanyong xiaoping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隽永小品

juanyong xiaopin

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隽永小品 / 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 —— 兰州市：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9（读者丛书）
ISBN 978-7-226-03880-2

责任编辑：宋学娟

装帧设计：马吉庆

隽永小品

主题词：小品文-作品集-世界

分类号：I16

ISBN : 978-7-226-03880-2

定 价：24.00

目 录

CONTENTS

001	冬景
004	儿子窗前的风景
007	二十四番花信
009	父亲、树林和鸟
010	花床
012	来世我愿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014	三棵树
018	秋天·秋天
020	安宁
022	安静的力量
025	白蝴蝶之恋
027	奔
029	蝙蝠
031	不要灰色地带
033	窗外
035	春天,复活的季节
037	大地的耳朵
039	窗外的风
041	春天的承诺
044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046	灯
048	独坐夕阳里
050	风
052	感动是一种养分
054	风雨
056	购买时光

058	孤独的舞者
060	含羞草与野百合
062	航船
064	红房子
066	怀念
068	家
069	简单生活
071	怀念一棵树
073	静水流深
075	家园如梦
077	开在哪儿都是玫瑰
079	枯叶蝶与荆棘鸟
081	快乐藏在自己的内心
083	老屋
085	两棵树的守望
087	马与斑马
088	玫瑰树根
090	美生灵
093	蓦然看到
095	泥土的微笑
096	你是这样的夕阳
098	牛蒡花
100	牵牛花
102	你一定会听见的
104	秋海棠
106	泉
108	让幸福和大地相连
110	人老了是什么感觉
112	日晷之影
116	人坐秋天鸟鸣空
117	人生自然的节奏
118	三棵雪松
120	生活的碎片
122	十月湖上

124	生活原来可以这样过
126	时间
128	收藏幸福
130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132	熟睡着的生命
133	四月,在古战场
135	生命如一泓清水
137	松鼠的妩媚
140	特殊的遗嘱
142	生命在于创造
144	天籁
146	听雨
148	握一把苍凉
150	梧桐树
152	下午茶
154	乡村
156	向远处看
158	写给秋天
160	心安草
162	心墙
164	雪夜
166	夜夜昙花流星雨
168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170	一朵玫瑰花
172	心也能流出泉水
174	永远的岸(外一则)
176	一竿冷
179	心愿
181	一棵核桃树
183	有家真好
185	雨前
187	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
189	煮雪
191	子夜昙花

193	走进春天
195	昨·天
197	爱晚亭
200	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
202	初夏的河流
204	窗前的树
207	给春天让条道
209	湖·树·山
211	花开的声音
214	黄山绝壁松
216	落叶
218	迷人的黄昏
221	那一场雨后的时光
223	你从鸟声中醒来
225	秋天的落日
227	夕照透入书房
229	读张爱玲
231	溪水



冬 景

贾平凹

早晨起来，匆匆到河边去。一个人也没有，那些供人歇身的石凳儿空着，连烫烟锅磕烟灰留下的残热也不曾存。手一摸，冷得像被烙铁烫了一样地生疼。

有人从河堤上走来，手一直捂着耳朵，四周的白光刺着眼睛，眯缝着睁不开。天把石头当真冻硬了，瞅着一个小石块踢一脚，石块没有远去，脚却被弹了回来，痛得“哎哟”一声，俯下身去。

堤下的渡口，小船儿依然系在柳树上，却不再悠悠晃动，横了身子，被冻固在河里。船夫没有出舱，弄他的箫管吹着，若续若断，似乎不时就被冻滞了；或者嘴唇不再软和，不能再吹下去。便在船下的冰上燃一堆柴火，烟长上来，细而端。什么时候，火堆不见了，冰面上出现一个黑色的窟窿，水咕嘟嘟冒上来。

一只狗，白绒绒的毛团儿，从冰层上跑过对岸，它在冰面上不再是白的，是灰黄的。后来就站在河边被砸开的一块冰前，冰里封冻了一条小鱼，一个生命的标本。狗便惊奇得汪汪大叫。

田野的小路上，驶过来一辆驴拉车。套辕的是头毛驴，样子很调皮，公羊般大的身子，耳朵上、身肚上长长的一层毛。主人坐在车上，脖子深深地缩在衣领下，不动也不响，任毛驴跑着。落着厚霜的路上，驴蹄叩着，干而脆地响，鼻孔里喷出的热气向后飘去，立即化为水珠，亮晶晶地挂在长毛上。

有拾粪的人在路上蹒跚地走，用铲子捡驴粪，驴粪却冻住了。他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笑，继而长久地沉默着。有人在沙地里扫树叶，一个沙窝一堆叶，全都涂着

霜，很容易抓起来。扫叶子的人手已经僵硬，偶尔被树碰了，就伸着手指在嘴边，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一副不能言表的表情，原地吸溜打转儿。

最安静的，是天上的一朵云和云下的那棵老树。

吃过早饭，雪又下起来了。没有风，雪落得很轻、很匀、很自由，在地上也不消融，虚虚地积起来，什么都掩盖了本质，连现象都模糊了。天和地之间，已经没有了空间。

只有村口的井，没有被埋住，远远看见往上喷着蒸汽。小媳妇们都喜欢来井边洗萝卜，手泡在水里，不忍拿出来。

这家的老婆婆，穿得臃肿，手背上也戴了蹄形手套，在炕上摇纺车。猫儿蜷在身边，头尾相接，赶也赶不走。孩子们却醒得早，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玻璃上一层水汽，擦开一块，看见院里的电线差不多指头粗了：“奶奶，电线肿了。”“那是落了雪。”奶奶说。“那你在纺雪吗？线穗子也肿了。”

他们就跑到屋外去，张着嘴，让雪花落进去，但那雪还未到嘴里就化了。他们不怕冷，尤其是那两只眼睛。他们互相抓着雪，丢在脖子里，大呼小叫。

一声枪响，四野惊悸，阴崖上的冰锥震掉了几个，哗啦啦地在沟底碎了，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倒在雪地里，殷红的血溅出一个扇形。冬天的狐皮毛质最好，正是村里年轻人捕猎的时候。

麦苗在厚厚的雪下，叶子没有长出来，也没有死了去，根须随着地气往下掘进。几个老态龙钟的农民站在地边，用手抓着雪，吱吱地捏个团子，说：“好雪，好雪。冬不冷，夏不热，五谷就不接了。”他们笑着、叫嚷着回去煨烧酒喝了。

雪还在下着，好大的雪。

一个人在雪地里默默地走着，观赏着冬景。前脚踏出一个脚印，后脚抬起，脚印又被雪抹去。前无去者，后无来人，也觉得有些超尘，想起了一首诗，又道不出来。

“你在干什么？”一个声音问道。

他回过头来，一棵树下靠着一个雪桩。他吓了一跳，那雪桩动起来，雪从身上



落下去，像脱落掉的锈斑，是一个人。

“我在作诗。”他说。

“你就是一首诗。”那个人说。

“你在干什么？”

“看绿。”

“绿在哪儿？”

“绿在树枝上。”树上早没有了叶子，一群小鸟栖在树枝上，一动不动，是一树会唱的绿叶。

“你还看到什么了？”

“太阳，太阳的红光。”

“下雪天没有太阳的。”

“太阳难道会封冻吗？瞧你的脸，多红；太阳的光看不见了，却晒红了你的脸。”

他叫起来：“你这么喜欢冬天?!”

“冬天是庄严的、静穆的，使每个人去沉思，而不再轻浮。”

“噢，冬天是四季中的一个句号。”

“不，是分号。”

“可惜冬天的白色多么单调……”

“哪里！白是一切色的最丰富的底色。”

“可是，冬天里，生命毕竟是强弩之末了。”

“正是起跑前的后退。”

“啊，冬天是个卫生日了啊!”

“是的，是在作分娩前准备的伟大的孕妇。”

“孕妇?!”

“不是孕育着春天吗？”说完，两个人默默地笑了。两个陌生人，在天地一色的雪地上观赏冬景，却也成了冬景里的奇景。



儿子窗前的风景

叶 子 选译

朝窗外望去，儿子看见了一棵树，树枝来回起劲地晃动着。

“树是怎么摇动树枝的呢？”他问。

我没有从椅子上起身，目光也没有离开书本，就回答说：“不是树在摇动树枝，儿子，是风……”但是话还没出口，我就抑制住了自己。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和儿子一起看窗外。我看了看那棵树。在房间里，站在窗后，我感觉不到也听不到风，只看见一棵树，它的枝条在轻轻地摇动。我不禁想，在这个房间里，我怎么能断定树枝摇晃是因为风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意愿呢？

当我站在那里和儿子一起观察那棵树的时候，我开始被摇曳的树枝和闪烁的树叶迷住了。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开始不那么确定是什么在摇动树枝了。是风，还是有表达欲望的树自己在摇动呢？

“我明白了。”我对儿子说，“树摇动得很美啊。”

“你觉得树是在跳舞吗？”儿子问。

“它为什么要跳舞呢？”我问。

“也许是因为阳光灿烂，它很高兴啊。”儿子说。

“也许吧。”我回答。

“要不就是因为春天。”他补充说，“天不那么冷了。”

“有可能。”我说。我们继续一起观察那棵树，我也开始觉察出了树的舞蹈。看到以前未曾留意的微妙之处，我开始欣赏起树枝的起伏摇曳。它的摇动似乎有一种



节奏，起先是强劲有力的，然后是轻微柔和的，再后来又变得更加强劲有力，有时候甚至是剧烈的。

“树是活着的吗？”儿子问。

“是的，”我回答说，“它们活着。”

“它们有感觉吗？”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这棵树看上去很高兴，”他回答说，“树会高兴或悲伤吗？”

“你想说什么呢？”我问。

“冬天的时候，树好像很悲伤。”儿子说，“枝条向下耷拉着，它们看上去很冷，也很孤单。但是现在树上有叶子，太阳照着它，鸟儿在飞翔，树看上去很开心。”

“我来看看。”我说。静静地，我们看着窗外。我观察了一下其他的树。尽管它们也在风中摇曳，但每棵树都有自己不同的节奏，每棵树的摇曳都似乎表达着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并不是每一棵树都在舞蹈。

“你看那边那棵大橡树，”我说，“你觉得它怎么样呢？”

“它也很开心啊，”儿子说，“但是它不怎么跳舞。我想是因为它老了，也许它的枝条已经僵硬了，也许它不觉得看见太阳和春天有什么好兴奋的。这样的事情它见得太多了，不觉得新鲜了。”

“是啊。”我应着，心里暗自笑了。

这会儿，我已经喜欢上了这棵树。至少我感觉心中满是喜爱，不可能再把这棵树挡在我的心门之外了。我开始琢磨，是不是这棵树在我心中激起了这种感觉？抑或，这棵树只是像风一样，激发了我心中已有的一种感觉，就像风在树中激起了回应一样？

“你真的觉得这棵树是在跳舞吗？”我问儿子。

“不知道。”他回答。

“不知道？”我很惊讶，他突然不那么确定了。

“如果它是在跳舞，”他说，“它应该需要音乐。”



“哦，我明白了。”我说，“它应该是需要音乐的。”

他接着说：“但是也许音乐就在风中。也许风中有一种只有树才能听得见的音乐。”

“是的，儿子。”我说，“也许风中有一种只有树才能听得见的音乐。”

我开始想象有一些科学家，他们用耳朵和仪器来捕捉风的音乐，倾听风的变奏。

儿子打断了我的思绪。

“爸爸！”他说。

“怎么了，儿子？”

“我不是很喜欢学校的老师。”

然后我们站在窗前谈论了一会儿这个话题。尽管不是很肯定，但我有一种感觉，树在看着我们。我很想知道，我们三个——树、儿子和我——是否分享了这一刻的满足。



二十四番花信

宗 璞

今年春来早，繁忙的花事也提早开始，较常年约早一个节气。没有乍暖还寒，没有春寒料峭。一天，在钟亭小山下散步，忽见，乾隆御碑旁边那树桃花已经盛开。我常说桃花冒着春寒开放很是勇敢，今年开得轻易不需要很大勇气，只是衬着背后光秃的土山，还可以显出它是报春的先行者。迎春、连翘争先开花，黄灿灿的一片。我很长时期弄不清这两种植物的区别，常常张冠李戴，未免有些烦恼，也曾在别的文章里写过。最近终于弄清。迎春的枝条呈拱形，有角棱。连翘的枝条中空，我家月洞门的黄花原以为是迎春，其实是连翘，这有仲折来的中空的枝条为证。

报春少不了二月兰。今年二月兰又逢大年，各家园子里都是一大片紫色的地毯。它们有一种淡淡的香气，显然是野花的香气。去冬，往病房送过一株风信子，也是这样的气味。

榆叶梅跟着开了，附近的几株都是我们的朋友，哪一株大，哪一株小，哪一株颜色深，哪一株颜色浅，我们都再熟悉不过。园边一排树中，有一株很高大，花的颜色也深，原来不求甚解地以为它是榆叶梅中的一种。今年才知道，这是一棵朱砂碧桃。“天上碧桃和露种”，当然是名贵的，她若知我一直把她看做榆叶梅，可能会大大地不高兴。

紧接着便是那若有若无的幽香，提醒着丁香上场了。窗下的一株已伴我四十余年。以前伏案写作时只觉香气直透毫端，花墙边的一株是我手植，现在已高过花墙许多。几树丁香都不是往年那种微雨中淡淡的情调，而是尽情地开放，满树雪白的



花，简直是光华夺目。我已不再持毫，缠绕我的是病痛和焦虑，幸有这光亮和香气，透过黑夜，沁进窗来，稍稍抚慰着我不安的梦。

我们为病所拘，只能就近寻春。以为看不到玉兰和海棠了。不想，旧地质楼前忽见一株海棠正在怒放，迎着我们的漫步。燕园本来有好几株大海棠，不知它们犯了何罪，“文革”中统被砍去，现在这一株大概是后来补种的。海棠的花最当得起花团锦簇这几个字。东坡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照的就是海棠。海棠虽美，只是无香，古人认为这是一大憾事。若是无香要扣分，花的美貌也可以平均过来了。再想想，世事怎能都那么圆满。又一天，走到临湖轩，见那高松墙变成了短绿篱，门开着，便走进去，晴空中见一根光亮的蛛丝在袅动，忽然想起《牡丹亭》中那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句话可怎么翻译，我多管闲事地发愁。上了台阶，本来是空空的庭院，现在觉得眼睛里很满，原来是两株高大的玉兰，不知何时种的。玉兰正在开花，虽已过了最盛期，仍是满树雪白。那白花和丁香不同，显得凝重得多。地下片片落花也各有姿态，我们看了树上的花，又把脚下的花看了片刻。

蔡元培像旁有一株树，叶子是红的，我们叫它红叶李，从临湖轩出来走到这里，忽见它也是满树的花。又过了两天，再去询问，已经一朵花也看不见了。真令人诧异不止。

“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花朵怎能老在枝头呢。万物消长是大自然的规律。柳絮开始乱扑人面。我和仲走在小路上，踏着春光，小心翼翼地，珍惜地。不知何时，那棵朱砂碧桃的满树繁花也已谢尽，枝条空空的，连地上也不见花瓣。别的花也会跟着退场的。有上场，有退场，人，也是一样。



父亲、树林和鸟

牛 汉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童年时，一个春天的黎明，父亲带着我从滹沱河岸上的一片树林旁走过。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林子里有不少鸟。”父亲喃喃着。并没有看见一只鸟，并没有听到一声鸟叫。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父亲指着一棵树的一根树枝对我说：“看那里，没有风，叶子为什么在动？”我仔细找，没有找到动着的那几片叶子。“还有鸟味。”父亲轻声说，他生怕惊动鸟。我只闻到浓浓的苦味的草木气，没有闻到什么鸟的气味。

“鸟也有气味？”

“有。树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羽毛焐得热腾腾的，黎明时，所有的鸟抖动着浑身的羽翎，要抖净露水和湿气。

“每一个张开的喙舒畅地呼吸着，深深地呼吸着。

“鸟要准备唱歌了。”父亲和我坐在树林边，鸟真的唱了起来。“这是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父亲说。我知道父亲此时也最快活。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鸟最快活的时刻——飞向天空离开树枝的那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

“为什么？”我惊愕地问。父亲说：“黎明时的鸟，翅膀潮湿，飞起来沉重。”

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

花 床

缪崇群

冬天，在四周围都是山地的这里，看见太阳的日子真是太少了。今天，难得雾是这么稀薄，空中融融地混合着金黄的阳光，把地上的一切，好像也罩上一层欢笑的颜色。

我走出了这黝黯的小阁，这个作为我们办公的地方，（它整年关住我！）我扬着脖子，张开了我的双臂，恨不得要把谁紧紧地拥抱起来。

由一条小径，我慢慢地走进了一个新村。这里很幽静，很精致，像一个美丽的园子。可是那些别墅的窗帘和纱门都垂锁着，我想，富人们大概过不惯冷清的郊野的冬天，都集中到热闹的城市里去了。

我停在一座小木桥上，眺望着对面山上的一片绿色，草已经枯萎了，唯有新生的麦苗，占有着冬天的土地。

说不出的一股香气，幽然地吹进了我的鼻孔，我一回头，才发现了在背后的一段矮坡上，铺满着一片金钱似的小花，也许是一些耐寒的雏菊，仿佛交头接耳地在私议着我这个陌生的来人：为探寻着什么而来的呢？

我低着头，看见我的影子正好像在地面上蜷伏着。我也真的愿意把自己的身子卧倒下来了，这么一片孤寂馥郁的花朵，她们自然地成就了一张可爱的床铺。虽然在冬天，土下也还是温暖的吧？

在远方，埋葬着我的亡失了的伴侣的那块土地上，在冬天，是不是不只披着衰草，也还生长着不知名的花朵，为她铺着一张花床呢？